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三

漢　荀悅　撰

孝元皇帝紀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戶十二萬爲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興母婕妤爲昭儀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有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魏郡太守京房棄市房字君明

東郡人也為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幸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也而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之房曰今何以驗其不賢上曰以其時亂君危而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二君而非笑之時任豎刁易牙趙高治政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危亡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

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並出人民饑饉盜賊不禁視今為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言謂石顯上亦知之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為不在此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是時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曉考功者欲試用之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為刺史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擁隔石顯等進言用弟子不若師上欲以房為刺史顯等知刺史當得徑奏事因言為刺史

恐太守不與同心宜以為郡守房自請歲盡得乘傳奏
事上許之房既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霧氣衰去太陽
清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
消息臣疑陛下獨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為執事者所
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色此上大
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已卯庚辰之間必有隔絶臣
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顯果白詔止房無乘傳奏
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遯卦不交法曰道

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房
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今湧水出道人當逐死
尚復何言臣獨謂曰陛下與臣尤厚雖死臣猶言也平
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用
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亂也正
先趣之也今臣守郡竊恐未効而死惟陛下無使塞涌
水之災異當正先之必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
事曰乃者丙戌小霧丁亥霧衆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

息戊子益甚至壬辰五十分霧氣復起此消息欲正雜卦之黨并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有還風盡辛卯而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用事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去稍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房妻父張博淮陽王之舅也欲為淮陽王求入朝謂房曰淮陽王入朝可以為助因使房為淮陽王求入朝奏草又房為上道幽厲之事出對御史大夫鄭宏道之顯告房張博誹謗朝廷詿誤諸侯闚導以

邪意漏泄省中語㗼腰斬房棄市時年三十一房治易
事梁人焦贛憑贛爲外黄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盗賊不得
發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其説長於災變分爲六
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有占驗焉鄭宏坐與房言免光禄
勲匡衡爲御史大夫
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及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
辰丞相韋元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戊辰
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副校尉甘延壽陳湯矯制發

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羌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
郅支首傳詣京師時郅支强暴東擊烏孫西脅大宛諸
國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尸郅支不肯奉詔而
困辱漢使上書驕慢言康居困危巳久願歸强漢於是湯
與延壽等謀曰郅支單于威名遠震今烏孫脅大宛欲
降伏康居如得此三國北擊伊婁西取安息南排月支
數月之間城郭諸國危矣郅支分離所在絶遠無城郭
强弩之守如發兵直詣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

以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定延壽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衆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久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延壽聞之起大驚欲止之湯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吾衆耶延壽遂從漢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形勢兵狀即引兵分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逾葱領經大宛其三校尉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萬餘騎救之數奔營不利輙却漢兵遂燒木城城中人皆入土

城漢兵四面推櫓楯並入土城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五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大夫李延壽及石顯皆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訊驗湯私盜金事皆不與湯故正宗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殺漢使吏士以百數事暴於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討之意未嘗忘延壽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攬城郭之兵出萬死

之計入絶域之地遂陷康居屠五重城搴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而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率服稽首來賓羣臣之功莫有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為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之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今延壽湯所誅威振天下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

里之鎬猶以為遠況萬里之外齊桓先有匡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計功補過近事貳師李廣利損五萬之衆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四十匹雖獲宛王之首不足復費而私罪甚衆孝武以為萬里之伐不録其過遂厚加封賞今康居之國威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漢使甚於留馬延壽湯不煩漢使不費斗儲比於貳師功徳相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

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
高於長羅安遠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上於是
赦湯等矯制貪穢小罪封延壽為宜城侯湯為關內侯
食邑各三百戶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延壽
北地人也本為羽林士超逾羽林亭樓以材力進湯字
子公山陽人也家貧無行初富平侯張勃舉湯為茂材
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坐下獄論勃舉非其人削戶二百
會勃薨謚曰謬侯湯立功西域世以為張勃知人初宣

帝時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為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王與諸國共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匈奴發兵攻莎車師不能下而莎車遣揚言曰北道諸國已降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之盟而背漢鄯善以西皆絶不通奉世以莎車日强其勢難制必危西域乃矯以節告諭諸國王各發其兵合萬五千人追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遂平威振西域宣帝謂韓增曰賀將軍舉得人也議封奉

世以為侯丞相將軍皆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蕭望之以為奉使有所指而擅矯制違命令封奉世開內侯後奉使者競逐利要功於夷狄為國家生事不可長也宣帝從望之議及甘延壽之封也杜延年子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比罪則郅支薄量功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於邊境為功多慮危則延壽於國家為禍深其違命生事則與奉世同延壽割地而封奉世獨不見錄臣聞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別則百姓惑願陛下下有司議之上為前世事不録

荀悅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録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討郅支單于功告祠郊廟赦天下夏六

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震山崩壅灞水安陽岸崩

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

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夏六月庚申復戾后園壬申晦

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

武哀王衛思后昭哀后廟園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

廟園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召問丞相匡衡議欲復

衡言不可衡乃禱高祖孝文孝景廟陳言禮正谷在臣

衙當受其咎皇帝宜蒙福祐盡禱諸廟上疾久不平皆復修舊祀如故山陽社中大槐樹吏民伐斷之其夜樹自復立故處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請妻漢女以自親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為閼氏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為便郎中令侯應以為不可許上詰問狀對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

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苑囿也至孝武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而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砂匈奴來寇抄無所藏隱從塞以南徑深山大谷往來差難邊境長老言匈奴失陰山後過之無不哭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單于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辱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燧今纔足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

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義禮之則刑罰之禁愚民猶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設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單于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絶今罷乗塞則生慢易忿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其子孫貧困一旦走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婢奴愁苦欲

走者多自知匈奴中樂無柰邊候急切何時有走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之間稍稍平卒徒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始終欲以一切息徭役十年之後百年之內卒有他變障塞敗壞亭戍滅絶當發戍屯治繕累世之功不可卒就九也若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衛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

不可測開夷狄之隙以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上乃使車騎軍口喻單于曰中國亦有關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為制度以壹衆心遂不罷塞焉皇太子冠初定陶恭王有才藝曉音樂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王皇后無寵上有意欲立定陶王為太子數稱其才樂陵侯史丹者悼皇后之舅史恭之孫為侍中護太子家於是丹進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

乃罷人于絲竹鼓鼙之間是則陳惠李欽高於匡衡可為相國也於是上默而笑後上疾甚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涕泣因以死爭之上亦以太子先帝所愛卒不易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三月丙寅太子太傅張譚為御史大夫癸未復孝惠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廟園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宫匡衡復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祀卒不蒙福請悉罷於是毀太上皇孝惠孝景帝廟罷孝昭太后昭靈太后武哀王

昭哀后寢廟園丞相御史大夫奏石顯及其黨皆免官顯從居故鄉濟南憂懣不食道病死顯之歸也留其器物什數百萬以與故所厚萬章章不受曰石氏之禍萬氏反當為福耶章者長安大俠為京兆尹門下督嘗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趨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後京兆尹不復從章章既游俠亦得顯力及王遵為京兆尹誅豪桀乃殺章

荀悅曰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

高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天下
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孝文皇帝克巳
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
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
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内修文學外耀武
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
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
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

天下騷動海内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為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為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隳其大業明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惜哉揚朱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

曰遠佞人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諫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輕或曰宜重皆引為政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

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畧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

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涖之則民不敬也嚴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未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畧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

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後用於正矣

臣悅曰本紀稱孝元皇帝多才藝善史書鼔琴吹洞簫自度曲分别節度窮極要妙少好儒術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寛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温雅有古人之風烈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録監生臣金　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前漢紀卷二十四

漢 荀悅 撰

孝成皇帝紀一

帝以宣帝時生號曰世適皇孫宣帝愛之自名曰驁字太孫常置左右三歲而宣帝崩及為太子嘗被急召不敢絕馳道行元帝遲之以狀對帝悅乃著令令太子得絕道行自此始也六月乙未即皇帝位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有司奏言

乗輿狗馬禽獸皆非禮不宜以葬奏可秋七月孝元皇帝葬渭陵冬十有一月大赦天下

建始元年春正月乙丑皇曾祖悼考廟災本志以為悼考廟不正不宜立王鳯秉政不正之象也立故河間王弟良為河間王有星孛於營室罷上林詔獄二月賜諸侯王以下至吏二千石黄金吏千石以下至二百石宗室有屬籍者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錢帛各有差吏民五十戸牛酒粟五斛大赦天下右將軍長史姚尹使

匈奴遂去塞百餘里暴風火起燒殺尹等十餘人封舅
王崇為安城侯賜舅譚商立根逢時五人等爵關內侯
王鳳兄弟八人第二曰曼早亡不侯夏四月黃霧四塞
終夜下著地如黃土塵上問羣臣諫議大夫楊興博士
駟勝等以為陰氣侵陽氣之象高祖之約非有功不侯
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而侯非高祖之約故天為見異
以譴失行言上以為然鳳於是乃懼上書言陛下初即
位思慕諒闇故詔臣鳳典領尚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

無以益政治今有孛星赤黄之異咎在臣鳳伏願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親覽萬機以當天心因乞骸骨辭歸上報曰朕承先帝盛緒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色無光赤黄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引過自欲辭尚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委任大將軍庶幾有成其專心固意輔朕不逮六月有蝇數萬集未央殿中朝者坐款長信少府郎信臣奏罷上林宫館希幸御者二十五所又

奏冬生菜強加溫火非時而生人不宜以供奉養信臣
守翁卿九江人也始為南陽太守好為民興利開通溝
渠水門灌溉三萬餘頃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其化大行
吏民親愛之曰邵父上賜信臣黄金四十斤遷河南太
守治化當為第一遂入為少府八月戊午有兩月相承
晨在東方京房易傳曰君弱而婦人強為陰所乘則兩
月並出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瓠出於文昌宮光燭地
長四五丈委曲蛇形以貫紫微宮冬十有二月作長安

南北郊罷甘泉汾陰祀匡衡之議也衡奏議曰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承天之序莫大於郊祀祭天之南郊就陽之義也祭地之北郊即陰之象也往者孝武皇帝居甘泉宮即於雲陽立泰時今行幸長安郊見皇天反北之太陰祠后土反東之少陽事與古制殊又至雲陽行谿谷中阸狹百餘里汾陽即渡大川有風波舟楫之危皆非聖主所宜數秉郡縣治道供帳吏人困苦百姓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殊未合於承天之意也昔

周文武郊於酆鎬成王郊於洛邑各因其居宜可徙郊長安又言郊紫饗地之義掃地而祭尚質也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祀地祇其牲用犢其席用藁秸其器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故尚質貴誠以彰天地之德今甘泉紫微殿有文章刻鏤黼黻文繡之飾又致女樂石壇仙人祠瘞鑾輅騂駒偶人龍馬之屬皆宜勿修又雍鄜密上下畤及陳倉寶鷄祠本秦侯

以其意所立非禮也及北時皆高祖未定時立不宜復修奏可本志初秦文公獵於汧渭之閒卜居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而下屬於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宜祠之於是作鄜時郊祭白帝焉文公獲古石歪於陳倉北坂上祠之其神嘗以夜下光輝如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壇至地則若雄雞其聲殷殷云野雉夜雊名曰陳寶其神或歲數來或歲不至後秦宣公作密時祠青帝後秦靈公於吳陽作上時祠

黄帝作下時祀炎帝及高祖自漢中東擊項籍入關問羣臣曰吾聞天有五帝今所祠有四何也羣臣莫知其說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黒帝祠曰北時而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宗通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下及鳥獸豺獺有祭是以皇王為之典禮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序使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瑞災禍不至及手末世饗祀無度昏黷齊明而神不蠲嘉瑞不降而災禍至矣

昔共工氏霸有九州其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祠為社烈山氏王天下有子曰柱能播殖嘉穀故祠為稷虞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徧於羣神又巡於四岳而柴祭焉及殷之十三世帝武丁祭之明日有雉登鼎耳以雊武丁懼而修德夢得傳說版築以為相殷道復興號曰高宗其後五世帝乙慢神悖禮震死及至周公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凡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其門戶井竈中霤是謂五祀士庶人祭祖考而已淫祀有禁及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先王正人事而已不苟求福於神祇不由其道則神不饗也又有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齊居臨淄南郊山下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監鄉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

齊東北以迎日出八曰四時主祠琅邪八祠所從來久
矣莫知其所起或曰齊太公以來作之八神祀上過則
因祀之去則已長安南北郊之日有大風拔甘泉泰畤
中木十圍以上者皆出
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二月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
有神光並見閏月以渭城延陵亭為初陵詔舉賢良方
正三月北宮井水溢出南流元帝時童謡歌曰井水溢
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本志以為陰象春秋前有鸜鵒

之謠後有來巢之驗卒有昭公居外之應井陰也竈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象王氏之應又有童謠歌曰邪徑敗良田讒巧害忠賢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本志為桂樹色赤漢家之象不實無嗣也黃雀王氏之象顛巢將有漢室辛丑上始祀后土於北郊丙午立皇后許氏大將軍許嘉女也罷少府技巧官夏大旱東平王牟有罪削二縣秋罷太子博望苑賜宗室朝請者減乘輿廐馬

丞相匡衡又奏郡國候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其二百八所應祀或疑無明文不可奉祀其餘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祀請罷之又奏高帝武帝宣帝所立山川羣祠凡百二十餘所非典皆罷之候神方士使者副使待詔七十餘人皆罷歸

三年春赦天下囚徒賜孝弟力田爵三級諸逋租賦貸勿收秋關中大雨水四十餘日京師人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號呼長安中大亂上親御前殿名公

御議大將軍王鳳以為太后及上與後宫可御舟船令吏民百姓上長安城羣臣皆從王鳳議王商者宣帝舅樂昌侯武之子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入城郭今政治和平何為當有大水一旦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民上城重驚百姓耳上乃止有頃長安中稍稍自定上歎美商之固守數稱其議鳳甚慙自恨失言渭城女子陳持弓年九歲走入城門入未央宫掖庭殿門門衛者莫見至勾楯禁中覺而得本志以為民以水相驚者陰

氣盛也小女入宮殿者下人將因女寵而居有宮室之象也名曰持弓有似周家檿弧之祥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後有王莽簒天下陳氏之後也秋八月癸丑大司馬將軍許嘉賜金安車駟馬免御史大夫張譚坐選舉不實免冬十月光祿大夫尹忠為御史大夫十二月戊申朔日有蝕之其夜地震未央宮中詔舉方正直言極諫長安人谷永者衛司馬谷吉之子對策曰災異之發各以象其類日蝕須女之分地震宮墻之內二咎同

日發厥咎不遠意者陛下志在閨闈不卹政事舉措失中內寵大盛誠留意於正身勉强於力行損宴私之志放淫溺之樂罷倡優之笑絕不饗之義循禮而動力行不倦無淫於酒色無逸於游畋未有其身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婦之際安危之機也昔舜釐正二妃以崇聖德幽王惑於褒姒而周室淪亡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不專妬賤者咸進各得其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勿預政事以遠皇甫之類損女黨之

權未有闇門理而天下亂者也夫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經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退功則亂誠審思知人之術論才選士必稱其職明度量以旌其能考功實以定其德無用比周之虛譽無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擁之憂比周邪僞之徒不得妄進小人日消英乂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未有功賞得

於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無
乖叛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天下也秦居平土一夫
大呼而天下分崩離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誠宜選
溫良尚德之士以親百姓以治民命務省徭役不奪民
時使咸安土樂業經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未有德厚
吏良而民叛者也此五者王政之綱紀臣聞災異皇天
所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誡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
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恭御六沴既侵六極其下惟陛

下留神大將軍武庫令杜欽對曰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臣者君之陰子者父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中國之陰春秋傳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妻不承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睹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剌之心關東諸侯無彊大之國邉陲夷狄無逆禮之節此殆為後宮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宮中之部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

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陛下內推至誠深思其變則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神聽於庶事奢侈縱欲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欽字子夏目偏盲與茂陵杜業同姓字俱好學以才能稱故京師謂欽為盲子夏欽乃作小冠以自別於是更謂欽為小冠子夏欽素依附王氏說鳳曰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繼嗣重祖宗者也必鄉舉求窈窕之女不問其色所以助治內也姪娣雖缺亦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胤嗣有

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無厭女德無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逸欲之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源不可以救而後來異態後來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公被納讒之謗申生受無辜之罪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嗣將軍輔政宜因初始之隆尊九女之制為萬世之法夫少戒之在

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鳳白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之
鳳又不能立制度修故事而已越巂山崩丁丑丞相匡
衡免初封樂安鄉侯以闗陌為界初元年誤以平陵陌
為闗陌多四百頃積十餘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言丞
相府衡諷掾屬郡不從故所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
鄉侯衡收租穀有司奏衡監臨守主專地盜土於是坐
免為庶人衡字稚圭東海人父世為農夫家貧好學傭
作以供資用尤精力過絕人善説詩衡子咸亦明經術

位歷九卿

四年春正月癸卯有石隕於亳四隕於肥累二罷中書宦官初置尚書員五人三月甲申左將軍王商為丞相夏四月雨雪五月謁者丞陳臨殺司隸校尉袁豐於殿中秋桃李實大雨水十餘日河決東郡金隄沉溉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三縣敗毀官寺民屋廬四萬所九月長安城南鼠巢樹上桐栢尤多巢中無子冬十有一月御史大夫尹忠以河決不憂職自殺壬

戍少府張忠御史大夫河隄使者王延世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石以兩船夾載而下之二十六日河隄成上嘉其功拜為光禄大夫賜爵關內侯黄金百斤是歲京輔都尉王尊領京兆尹尊字子貢涿郡人也為人果勇初為護羌校尉送軍糧而羌反絶糧道羌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突羌虜得免後為益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僰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乗此險後以病去及尊行部至阪上問吏曰

此非王陽所畏阪邪叱其御者驅之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部二歲徼外蠻夷皆歸附㑹坐事免官㑹南山羣賊數百人為吏民害發校尉將射士千餘人捕逐歲餘不能擒於是以尊為京輔都尉領京兆尹事旬月之間盜賊清平乃以尊復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尊殺白馬祠水神親執圭璧使巫策祝暮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人爭叩頭求之尊宿隄上終不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走惟主簿泣在尊旁尊立不動而水波稍稍

却上嘉尊勇節秩尊中二千石賜黄金二十斤

河平元年春正月匈奴復株絫單于遣右賢王伊邪莫演奉獻來朝正月既罷使者送至蒲阪伊邪莫演言我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復還歸公卿議者咸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單于屈體稱臣奉使朝賀無有二心而今反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開有罪之臣絶慕義之君假如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人詐降以卜吉

凶如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或使者詐僞反間欲因以生隙受之適合其契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塞安危之源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不如勿受上從之問其降狀曰我病狂妄言耳遣歸復位如故又不肯令見漢使二月庚子泰山桑谷有鳶焚其巢巢燃墮地有三鳶鷇燒死長安男子石良劉歆相與同居有物如人狀在室中擊之為狗而走後有數人被甲持弓弩至良家良等格擊之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六月乃止夏

四月乙亥晦日有蝕之不盡如鉤在東井六度光禄大夫劉向曰四月交於五月同於孝惠日同於孝昭東井京師地且説其占恐害繼嗣大赦天下六月罷典屬國官并大鴻臚官秋九月復太上皇廟園是時刑書煩多上詔曰周之甫刑大辟之屬有二百今大辟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所以夭絶無辜豈不哀哉其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其審核之務惟古法朕將盡心覽

馬時有司不能廣宣主恩建立法度徒學細微小事以塞詔書而已本志曰昔周五刑之典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國用中典者至穆王命甫侯作五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凡五刑之屬三千稍稍煩多矣及至戰國韓任申不害秦用商鞅起連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為鑿顛抽脅鑊烹之刑而法禁等酷矣至高祖初入

秦約法三章號為寬略網漏吞舟之魚然時尚有夷三族之令當三族者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其舌故謂之具五刑高后元年除三族罪至於孝文遂除肉刑而斬右趾者棄市斬左足者笞五百劓罪笞三百率不勝笞多死孝景詔定棰令笞者乃得全及孝武之時酷吏擊斷姦宄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修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有姦猾巧

法轉相比況死罪決事比至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於机閣典掌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班駮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即傅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宣帝即位深悼之始置廷尉平元帝初立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今法律煩多自典者不能分明而欲以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之中哉其議定律令及至孝成重下明詔及公卿卒不能定昔荀卿言曰俗說曰古有象刑無肉刑是不然

矣以爲古之人莫觸其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用象刑矣若有重罪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而刑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夫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所謂象刑惟明言象天道而作刑荀卿之言旣然今之除肉刑者本欲以全人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其本意矣故死者甚衆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吏爲姦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懲

也故刑者甚衆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死刑既重而生刑太輕民易犯之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治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慢由刑不正之故宜原其本刪定律令正其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髕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盜吏受財枉法者皆從古刑黥欺文致細微之法悉蠲除之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民命全矣

二年春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皆驚走音止乃還視地陷數尺爐分為十一爐中銷鐵散如流星飛去夏四月楚國雨雹大如釜六月封舅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同日受封故世謂五侯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勢職盈滿朝廷政事皆決左右常薦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才上召見甚恱之欲以為中常侍取衣冠臨當拜左右曰未知大將軍旨意

上曰此小事何須問大將軍左右叩首固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當權用事如此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刺史太守相皆出其門時五侯羣弟競為奢侈起治第室百姓歌之曰五侯俱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境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其奢汰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與以相高尚時谷永與齊人樓護俱為五侯上客各有所親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各得其歡心交結士大夫無所不傾護醫者子也為

人短小精辯議論常依名節聽之者皆竦時人為之語
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言其甚見信用也及
護母死送葬引車至二三千乘閭里為之語曰五侯治
喪樓君卿為天水太守免歸家大司馬王商親枉車騎至
其閭巷男問之是時谷口有鄭子真西蜀有嚴君平皆
修行自保非其食不食鳳慕其名以禮聘子真子真遂
不屈君平卜於成都市以卜筮為業而可以惠人人有
非正之問則依蓍龜以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各因其勢導之以善曰從吾言者已過半矣或曰閲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帷而授老子經博覽無不通依老子之旨著五十餘萬言李彊為益州牧將發京師謂揚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為吏矣雄曰君備禮而待之其人可見不可屈也彊以為不然及見君平不可屈之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可謂哲矣

前漢紀卷二十四

前漢紀卷二十五

漢　荀悅　撰

孝成皇帝紀二

三年春正月楚王囂來朝詔曰囂孝弟仁慈在國二十餘年纖介之過未嘗聞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其封囂子勳為廣戚侯二月丙戌犍為地震山崩擁江水逆流秋八月乙卯晦日蝕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劉向典校經傳考

集異同云易始自魯商瞿子木受於孔子以授魯槁庛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人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國田何子裝及秦焚詩書以易為卜筮之書獨不焚漢興田何以易授民故言易者本之田何馬菑川人楊叔傳其學武帝時為大中大夫由是有楊氏學梁人丁寬受易田何為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著易說三萬言寬授棍里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讎為博士喜為丞相掾

由是有施孟梁丘之學此三家者宣帝之時立之京房受易於梁人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劉向校易說皆祖之田何唯京房為異黨不與孟氏同由是有京氏學元帝時立之東萊人費直治易長於筮無章句徒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沛人高相略與費氏同專說陰陽災異此二家未立於學官唯費氏經與魯古文同尚書本自濟南伏生為秦博士及秦焚書乃壁藏其書漢興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文

帝欲徵伏生時年九十餘不能行遣鼂錯往受之千乘人歐陽伯和傳其學而濟南張生傳尚書授夏侯始昌始昌傳族子勝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氏頗與勝異由是為大小夏侯之學宣帝時立之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及論語孝經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於學官詩始自魯申公作古訓燕人韓嬰為文帝博士作詩外傳齊人轅固生為景帝博士亦作詩外内傳由是有魯韓齊之學趙

人有毛公為河間獻王博士作詩傳自謂得子夏所傳由是為毛詩列於學官禮始於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多不備魯人徐生善為禮容文帝時為禮官大夫宣帝時為少府后倉最為明禮而沛人戴聖戴德傳其業由是有后倉大小戴之學其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壁中猶未能備歆以周官十六篇為周禮王莽時歆奏以為禮經置博士樂自漢興制氏以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但紀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河間獻王與毛

公等共采周官與諸子樂事者乃為樂記及劉向校祕書得古樂記二十三篇與獻王記不同春秋魯人穀梁赤齊人公羊高各為春秋作傳景帝時胡毋子都與董仲舒治春秋公羊皆為博士瑕丘人江公治穀梁與仲舒議春秋不及仲舒武帝時遂崇立公羊而東平嬴公受其業昭帝時為諫議大夫授魯國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彭祖授顔安樂由是有顔嚴之學沛人蔡千秋治穀梁與公羊家並議帝前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議

大夫遂立穀梁始魯人左邱明又為春秋作傳漢興張蒼賈誼皆為左氏訓劉歆尤善左氏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後復皆廢及論語有齊魯之說又有古文凡經皆古文凡書有六本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也有六體謂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也秦時獄官多事省文從易施之於徒隸故謂之隸書昔周之末孔子既歿後世諸子各著篇章欲崇廣道藝成一家之說旨趣不同故分為九家有儒家道家陰陽

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横家雜家農家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明成敗興廢然後知秉要持權故尚無為也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以授民時者也法家者流蓋出理官也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故正名也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尚儉宗祀嚴父是以右鬼神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順四時五行是以非命以孝示天下是

以尚同縱横家者流蓋出行人之官遭變用權受命而不受辭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各引一端高尚其事其言雖殊譬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捨所短取所長足以通萬方之畧矣又有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街談巷議所造及詩賦兵書術數方伎皆典籍苑囿有采於異同者也劉向卒上復使向子歆繼卒父業而歆遂撰羣書而奏七畧有輯畧有詩賦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伎畧凡

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自是以來稍稍復增集

荀悅曰經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陰陽之節在於四時五行仁義之大體在於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淫則荒越民失其性於是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後世則為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及至末俗異端並生諸子造誼以亂大倫於是微言絶羣議繆焉故仲尼畏而憂之詠

歎斯文是聖人篤文之至也若乃季路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夫潛地窟者而不覩天明守冬株者而不識夏榮非通焰之術也然博覽之家不知其穢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與苗並興則良農之所悼也質樸之士不擇其美兼而棄之是崑山之玉與石俱捐則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孝武皇帝時董仲舒推崇孔氏抑絀百家至劉向父子典校經籍而新義

分方九流區別典籍益彰矣自非至聖之崇孰能定天下之疑是以後賢異心各有損益中興之後大司農鄭衆侍中賈逵各為春秋左氏傳作解注孝桓帝時故南郡太守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悅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兖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於世爽又著詩傳皆附正義無他說又去聖久遠道義難明而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者多好

尚之然希各得立於學官也是時夜郎王興與句町王及各諸外國更相攻伐遣大中大夫張匡持節以和解之興不承詔命刻木為漢使而射之於是以臨邛陳立為牂柯太守立喻告興興不從命立奏請誅之而未報立從數千人出行縣至興國且同亭召興興以從邑各數百人詣立立責數興因斬興頭巴君曰誅無狀請出曉士衆皆釋兵降句町王等其王震恐乃入粟牛羊以勞士衆立還歸郡興妻父翁指與興子務邪收餘兵迫

脅旁邑立奏募諸蠻夷與都尉長吏攻翁指等蠻夷共斬其首以降西夷遂平會巴蜀郡多盜賊徙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爵左庶長後徙天水太守勸耕農爲天下最賜黃金四十斤

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王商坐未央廷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盛大容貌絕人單于見商謁拜商起離坐與言單于仰視商容貌遷延却退甚畏敬之赦天下二月單于罷歸三月癸丑朔日

有蝕之遣光祿大夫博士孟嘉等行次河所傷敗不能
自存者賑貸收葬之壬辰長陵臨涇岸崩壅水夏四月
壬寅丞相王商免王鳳既以議水事恨商而琅邪郡有
災害商按太守楊彤鳳為彤請商不聽遂奏免彤而按
果寢不下鳳由是重怨商乃令人誣告商與父侍婢姦
商女弟淫逸使奴殺其夫又疑商教殺之上欲勿治鳳
固爭之遂收丞相印綬商免三日發病而歐血死
荀悅曰王商言水不至非以見智也非以傷鳳也將欲

忠主安民事不得已而鳳以為慨恨馮婕妤之當熊非欲見勇也非欲求媚也非以高左右也惻怛於心將以救上而傳昭儀以為隙皆至於死真可痛乎夫獨智不容於世獨行不畜於時是以昔人所以自退也雖退猶不得自免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本不敢立於人間況敢立於朝乎自守猶不免患況敢守於時乎無過猶見誣

枉而况敢有罪乎閉口而獲誹謗况敢直言乎雖隱身深藏猶不得免是以甯武子佯愚接輿為狂困之至也人無狂愚之慮者則不得自安於世是以屈原怨而自沉鮑焦憤而矯死悲之甚也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寃神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屠狄蹈甕之河痛之極也悲夫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是以古人畏患苟免以計安身撓直為曲斲方為圓穢素絲之絜推亮直之心是以羊舌職受盜於王室

遂伯王可卷而懷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難乎哉夏六月丙午光祿大夫張禹為丞相禹字子文河内人上為太子時禹為博士以論語孝經授上而博士鄭寛中以尚書授上皆賜爵關内侯禹為人謹厚然内殖貨財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財物皆稱是
庚戌楚王囂甍山陽火生石中改元為陽朔
陽朔元年春二月丁未晦日有蝕之三月赦天下冬京兆尹王章下獄死章泰山人也好節義敢直言元帝時

為左曹中郎將為石顯所排免上即位大將軍王鳳專權舉章為司隸校尉貴戚皆敬憚之以選為京兆尹章雖為鳳所舉疾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召見言鳳誣罔不忠不堪任用上悟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吾社稷計且惟賢知賢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因薦瑯邪太守馮野王上欲以代鳳時鳳弟侍中王音私聽之告鳳鳳懼稱病就第乃上書乞骸骨辭旨甚哀切太后聞之流涕不食上少而親鳳亦不忍廢鳳復起視

事先是鳳進小婦弟為美人巳嘗適人章以為羌胡尚殺首子以盪腸以正世而鳳進巳出之女不忠不敬於是尚書劾奏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薦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比上於夷狄非所宜言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子徙合浦初章學長安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子辭訣涕泣其妻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者誰逾仲卿也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其鄙也及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事邪章

曰非女子所知也及章下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十
二夜起號泣曰我君死矣獄上呼囚常至九今八而止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章果已死衆庶愍而痛之
先是王尊為京兆尹及章死王吉子駿為京兆尹皆有
能名故京兆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九江人梅
福以布衣因縣道上書言變事曰故京兆尹王章質性
忠直非有反逆之辜而戮及妻子折直士之節結諫臣
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罪然不能爭天下以言為戒此最

國家之大患也羣臣順旨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試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者試下之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可見矣方今君命把絶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盛隆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吕霍上官皆母后之家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以賢師良傅教以孝弟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後福又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越職也位卑而言高觸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

患雖伏鑕横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全身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齊景之位伏櫪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階陟丹霄之途當戸牖之法坐展平生之愚慮雖無益於當時有遺於後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昔武王伐紂未及下車而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氏以其存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非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

宜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戸以聖人之德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無極何則追聖人之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若能為之後世必以為法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自以疎遠又譏切王氏前後數上書輒不見納及後王莽專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人傳以為僊去其後有人見福於

會稽變姓名為市門吏

二年春寒失節三月赦天下御史大夫張忠卒夏四月丁卯侍中太僕王音為御史大夫五月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秋關東大水八月甲戌定陶王康薨

三年三月有石隕於東郡八夏六月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遣丞相長史丞逐持以軍興從事皆伏辜秋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鳳病篤上臨問執其手垂泣曰將

軍而有不諱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頓首泣曰譚等雖於臣至親行皆奢侈不如御史大夫音謹飭臣敢以死爭之初譚嘗倨不肯事鳳而音恭敬鳳薦之鳳薨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秉政而譚領城門兵音以從舅越次小心親職上嘉焉封安陽侯而譚見音越度與音有隙不受城門職而薨上閔悔之乃令成都侯商作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大將軍府郎中魏都杜業說音曰恩深者其養謹爱至者其報祥夫戚而不見異親而不見

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所為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譏焉周邵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分職於陜並為輔弼故內無怨恨之隙外無輕侮之嫌俱饗天佑兩荷高明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明詔所以優寵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昔魏文侯悟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供一飯之饌而將相加歡所接雖在樞陛俎豆之間其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音甚納

其言而業後為凉州刺史冬十月丁卯光祿勲于永為
御史大夫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夏四月雨雪秋九月壬申東平王
宇薨閏月壬戌御史大夫于永卒
鴻嘉元年春正月癸巳少府薛宣為御史大夫二月壬
午行幸初陵赦作徒以新豐戲鄉為昌陵縣奉初陵賜
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逋貸
不入者勿收三月庚戌丞相張禹賜金安車駟馬免夏

四月庚辰御史大夫薛宣為丞相宣東海人也為人清淨有恩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然經術淺薄長於政事初為不其丞瑯邪太守趙貢者廣漢兄子謂宣曰薛君丞相徳也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孝廉遂歷州郡所在樹名迹衆職修治及為丞相頗號煩碎而趙公兩子除為丞相史京兆尹王駿為御史大夫詔民年未滿十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冬黄龍見真定

二年春行幸雲陽二月博士行鄉飲酒禮有雉飛集于庭歷階昇堂而雊後集諸府又集承明殿門屋上大司馬音上書言災異天戒後日上詔音曰朕聞捕得雉毛羽頗摧折類拘執者得無人為之邪對曰皇天見災異欲以戒人主不知誰為佞諂之計詿誤聖德左右阿諛者甚衆不待臣音臣音復諛如是而使陛下不覺悟大禍且至臣音當先受誅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痛之憂而終不改天

尚不能感動陛下臣何敢望獨有極言待死而已是時上好為微行谷永諫曰易稱得臣無家言王者得臣天下故無私家也今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之人以為私客置私田於民間畜私奴婢車馬北宮數挺身獨行與小人晨夜相隨烏集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混淆無別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於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昔虢公為無道有神降曰賜爾土田

言將以庶人受土田也諸侯聞曰猶為失國而況王者
畜私田財物為庶人之事乎時太后及諸舅皆憂上無
繼嗣數為微行故推谷永令切諫而為之內應詔舉敦
厚行義能直言者夏徙郡國豪傑貲五百萬以上五千
餘戶於昌陵五月癸未有石隕於杜郵三六月立中山
憲王孫宏為廣德王
三年夏四月赦天下大旱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
鳴聲隆隆如雷有頃乃止聞於平襄二百四十里野雉

皆鳴石長一丈三尺廣厚畧等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兵云秋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冬十有一月甲寅皇后許氏廢許后聰慧善史書自為妃至上即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時數有災異谷永杜欽等皆陳咎在於後宮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掖庭後宮椒房用度皇后上疏自陳以為上誠太迫急上於是採言事者之意以報之曰建始元年正月白氣出營室者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王氣之極白氣者西方之氣也於春

當廢今正於皇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至其九月流星出於文昌貫紫微宮臨鉤陳此又彰顯前災著其在內也其後則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訛言相驚僮女入宮此陰氣盛溢違綱紀之應也鼠巢於野樹鳥焚其巢於泰山之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笑而後號咷喪牛於易凶言王者處民之上如鳥之處巢不卹百姓百姓叛而去之若鳥之自焚其巢也雖先快意悅笑後必號咷而無及也

百姓喪其君若亡牛耳故稱凶泰山易姓告代之處今
正於岱宗之山甚可懼也夏四月己亥朔日有蝕之於
東井東井京師地也己土也亥水也明陰氣盛咎在內
也虧君體於戊己著絶世於皇極於東井者禍敗及京
都也變怪衆備未來益重成形之禍月以迫切不救之
患日浸屢深咎敗灼灼若此豈可以忽哉書曰惟先格
王正厥事皇后其勉心秉德稱順婦道深惟無忽是時
后宮多新愛而皇后寵益衰后姊安平侯夫人謁等為

后求媚道呪詛後宮姙娠者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而后廢處昭臺宮內親屬皆歸故都山陽本志以為是後趙飛鷰為皇后妹為昭儀姊妹專寵卒害皇子果絶嗣後上暴崩昭儀自殺皇后亦誅此災異之應非許后之咎也一曰王氏貴戚將生易代之禍云趙婕妤譖愬班婕妤挾媚道呪詛上考問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為善尚不蒙福為邪欲何以望若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敢為也上

善其對而擀之賜黄金百斤班婕妤恐終必見危求供

養太后於長信宫上許焉初上遊於後庭嘗欲班婕妤

同輦載辭曰觀古之圖書賢聖之君皆有賢臣在側三

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襃姒之幸乎上善

其言而止婕妤兄伯為光禄大夫侍中上嘗設燕飲坐

及卒羣諸侍皆引滿座中與伯談笑大誰時帷坐屏風

畫紂醉據妲己上指問伯紂為無道乃至是乎伯對曰

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何有倨婦於朝所謂衆惡歸之

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茍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于
酒微子所以去式號式呼大雅所以留連詩書淫亂之
戒原皆在於酒上慨然嘆曰嗟乎吾久不見班生今日
復聞讜言因罷坐太后聞之為涕泣而言曰班侍中本
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以輔聖德伯弟遊博
學有雋才為右曹中郎將以選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
以秘書之副有子曰嗣顯名當世遊弟穉少為黃門郎
屬國都尉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纂囚徒

盜庫兵自稱山君

前漢紀卷二十五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　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二十六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前漢紀卷二十六

漢　荀悅　撰

孝成皇帝紀三

四年秋雨魚於新都長五尺勃海清河河水溢灌縣邑三十一壞官亭民舍四萬餘所丞相御史李尋以爲陰氣盛溢水則爲之長故一日之內晝減夜增所謂水不潤下猶日月變見於天也應之以政災變自除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宜因其決且可勿塞以觀其

勢河所居之處稍刮除自成水迹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財力寡於是止不塞冬鄭躬之黨侵廣漢衆且萬餘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旬月平遷護執金吾賜金百斤

永始元年春正月癸丑太官凌室災戊午戾太后園闕災北海出大魚長六丈高一丈四枚二月河南鄒亭𢹂樹生枝狀如人頭眉目鬚皆具無髮耳京房易傳曰王

者德衰下人將起則有木為人狀夏四月封趙婕妤父臨為陽城侯五月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王莽為新都侯莽幼孤貧獨折節恭約謹身學業陽平侯鳳病以託太后而成都侯商願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多為莽言者上由是賢之遂封遷光祿大夫侍中莽遂交結將相卿大夫救贍名士賑施賓客家無餘財故在位者更相推薦遊談者為之言說故虛譽日洽傾其諸父矣六月丙寅立皇后趙氏本長安宮人後屬陽阿公主善歌舞

號曰飛鷰上微行陽阿公主家見而說之及女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欲立為皇后太后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數往來傳言勸太后立之先是諫議大夫王仁上疏言臣聞立后妃者王教之大端三綱之本理治道所由廢興也社稷所以存亡也故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嬉殷之興也以有娀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文母亡也以褒姒夫三代安危後王所觀是以聖王必審舉措察操行以計勝色者昌以色勝計者

亡無鹽宿瘤天下之醜女也齊二君以計勝色立爲后
昏以折衝安國今許后以罪廢遂事已往於是欲立后
妃宜得殊異於前上當奉宗廟下令萬民有所法則河
魴河鯉齊姜宋子詩人所高萬乘之主當持久長非一
切畢决目前者驪姬亂晉吳姬危趙夫媵妾非天下之
母爲戲弄可也昔姜后崇禮宣王中興樊姬正言楚莊
成覇願留思察小臣惓惓之心上不聽竟立之諫議大
夫劉輔諫曰夫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

廟順神祇之心猶懼或失之今乃觸情縱恣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於天不愧於人惑莫大焉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與也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知其非朝臣莫肯一言臣竊傷之上怒使御史收輔繫掖庭秘獄羣臣不知所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勲師丹太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曰竊見諫議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議大夫此其言必有卓絶切至當於聖心者旬月之間

收下詔獄小罪宜隱忍如有大惡宜暴之理官與衆共之不宜困于掖庭秘獄公卿已見陛下進用輔弼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莫敢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傷之上乃徙繫共工獄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終於家趙皇后既立寵乃少衰而弟絶幸爲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壁髹漆切皆銅沓黄金塗白玉階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自有宫室已來未之有也初謡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

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鷰啄矢本志以為燕者飛燕木門倉琅根宮門銅鋪也言其將尊貴也張公子謂富平侯張放也即安世之孫父臨上敬武公主放以公主子閑明得幸嘗與上遊讌俱適陽阿公主家而見飛燕故曰時相見放娶皇后女弟上為供帳賜以甲第及乗輿服飾兩宮使者冠蓋相望不絶賞賜以千萬數號為天子娶婦皇后嫁女其為貴寵安世到臨世履恭儉臨母登閣殿嘗歎曰呂霍為我戒豈不厚哉唯放為驕者是

歲昌陵猶未就光禄大夫劉向上疏曰昔黄帝葬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畒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壟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孔子葬母於防墳高四尺遇雨而崩延陵季子之適齊而反其子道死葬於嬴博之間穿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

可隱而號曰骨肉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悌弟其葬君親皆微薄矣非苟爲約誠便於禮也至吳闔閭違禮厚葬十餘年越發之秦惠文武昭莊襄皆大其丘壟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陵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棺槨之麗不可勝原項籍發掘其墓後牧童亡羊羊入其墓牧者持火燒其棺槨自古及今

葬未有盛於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禍内罹牧豎之災豈不哀哉故徳彌厚者葬彌薄智愈深者葬益微無徳寡智者葬益厚發掘必速以此觀之照然可見也今昌陵增卑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以萬數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結於隂陽因之以飢饉臣竊愍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墳墓為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智則不悦以示衆庶則苦矣若苟以悦愚夫滛奢之人亦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

踈達盖世宜弘漢家之德以崇劉氏之業而欲與亂秦之暴政競為奢侈比方丘壟悦於愚夫之目隆於一時之觀違賢智之心忘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上甚感向言而不能從有司議曰昌陵增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客土中不保幽冥之靈外淺不固卒徒功庸日以萬數至爇脂火夜作取土東山與粟同價作治數年天下遍被其勞國家疲弊府庫空虚下至衆庶嗷嗷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勢髙敞傍近祖考

前已有十餘年功績宜還復故陵上知不就秋詔罷昌
陵
荀悅曰夫葬之侈也從來久矣是以直節遂志之士見
其失而矯之武帝時楊王孫者學黄老術家業千金厚
自奉養將終告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復吾真死則為布
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取囊以身親土其子
不忍從命往見友人祁侯祁侯曰豈禮哉王孫曰蓋聞
聖人因人之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是以裸

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
高靡財殫幣盡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土而明日見發
此真與暴骸中野何異夫死者衆生之化而物之歸也
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各反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言歸
也其尸塊然獨居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支體
束絡口含金玉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
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此言之焉用遠宅故聖王不
加力於無用不殫財於無益謂今費財厚葬皆為歸隔

至生者不知死者不得是謂大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裸葬焉立城陽孝王子理爲王秋八月丁酉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乙巳晦日有蝕之京師知之四方不見

二年春正月乙巳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薨二月癸未夜星隕如雨長二丈繹繹未至地滅乙酉晦日有蝕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對曰賦歛有不得所致也四方見京師不見陰蔽也天戒若曰好治宮室大增墳墓賦

歛滋重百姓虛竭禍在外也元年日蝕京師知之四方不見天戒若曰沈湎於酒君臣不別禍在内也三月丁酉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御史大夫王駿卒京兆尹翟方進為御史大夫秋八月方進貶為執金吾冬黒龍見東萊十月巳丑丞相薛宣免十一月壬子光禄勲孔光為御史大夫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思伋伋生子上白白生子家求求生子真箕箕生子羔穿穿生子慎斌斌為魏相慎生鮒為陳

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襄惠帝時為博士長沙王太傅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安國位至臨淮太守延年生霸字次孺宣帝時為太子太傅時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經元帝立以霸為師賜爵關内侯食邑八百戶號曰褒成君給事中霸為人謙退常稱爵位太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位自貢禹之卒薛廣德之免輙欲拜霸霸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弗用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册贈以列侯禮葬謚曰烈君

霸生光光為尚書僕射職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
事上有所問據經法而對不希上旨苟合亦不強諫諍
以是久見委信有所奏言輙削其草以為彰人主之過
以訐為忠直人臣之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聞知
休沐兄弟宴語終不及省中事或問温室中樹皆何等
木光黙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重慎如此執金吾翟方
進為丞相封高陵侯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初為府小
吏相於同郡蔡父父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乃

辭後母至京師學後母憐其幼隨至長安織屨以給之
對策甲科遷議郎諸儒稱之時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
陰搆毀之方進伺常大都講日遣生咨問疑義因記其
說卒改意而親友後為丞相司直從上至甘泉行馳道
中司隷陳慶劾奏方進沒車馬方進伺慶微過劾奏免
官北地浩商殺義渠長丞相請遣司隷與掾史部刺史
逮賊司隷涓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於諸侯之
上尊王命也今丞相欲遣宰士督察天下奉使大夫専

權作威甚悖逆順之理乃止方進於是伺勳微過劾奏勳左遷昌陵令方進頻免兩司隸朝廷憚之其任勢立威以取世資皆此類也能探人主微旨以濟其事然方進內行修飾事後母甚篤為丞相後母猶存及亡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在位公絜請託不行然持法深刻上行幸河南雍祠五時侍中淳于長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初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陵常侍王閎數言昌陵不可成長亦

言之上以趙皇后之立也欲封長乃詔曰常侍王閎前
為大司農中丞上言昌陵不可成朕以長言下閎章公
卿議者皆合長策長首建至策閎省息大費民以康寧
宜賜爵關内侯食邑千戸閎前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
罷昌陵勿徙吏民萬年佞邪不忠雖遇赦令不宜居京
師其徙萬年燉煌郡而陳湯俱徙燉煌湯素與萬年相
善昌陵之計湯與及之又見黑龍或私問湯湯曰是謂
玄門開上數出入不時微行故龍非時出也是時丞相

奏廢昌陵邑中屋奏未下湯以為上須順衆心昌陵亦
恐復發徙也湯坐非所宜言大不敬故徙先是湯上言
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案驗實王子湯坐下獄當死谷
永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趙
有廉頗馬服秦不敢闚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
敢南牧夫戰尅之將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
思將帥之臣湯前出西域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
加策慮愊憶義勇奮發興師猋逝横厲烏孫逾其都賴

屠三重之城斬郅支之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
耻威振百蠻武揚四海自漢元已來征伐方外之將未
嘗有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破趙括以纖介之
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流涕今湯親秉斧鉞席卷
乘勝喋血千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以言事為罪
無烜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人君者
也犬馬於人有功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哉竊恐
陛下忽於鼓鞞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恩

臣庸淺謂湯卒從吏議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
勵死難之臣也上乃出湯奪爵位為士伍及西域都護
段會宗為烏孫所圍上書願發諸城堡及燉煌兵以自
救時大臣議數日不決上名問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
此無可憂也夫胡兵朴鈍而不當漢兵一今聞頗得漢
巧然猶三而當一兵法客倍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
者人衆不足勝陛下勿憂且兵法輕行五十里重行四
十里而會宗欲發城郭諸兵歷時乃至所謂報讐之兵

非救急之兵也上曰其解可必乎湯知烏孫瓦合不得久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至四日軍書至言已解矣湯既徙燉煌久之議郎耿育上書訟湯與延壽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絶域不羈之臣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今湯塊然被讒老棄燉煌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威夫援人

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誂豈不哀哉天子乃還湯京師

三年春正月乙卯晦日有蝕之夏大旱冬十一月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寶雞祠上自以久無繼嗣故復之上頗好鬼神四方多上書言祭祀方術事谷永上説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怪神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非仁義之正道不尊五經之法言而稱奇鬼神廣祟祭祀之方求報應無福之祀

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黄白變化之術皆姦人惑衆挾邪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辭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蕩蕩若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昔周萇宏欲以鬼神之道輔尊靈王而周室逾微萇宏死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却秦師而兵破地削身辱國危及秦始皇甘心神仙之道而天下怨叛漢興辛垣平齊人少翁欒大之屬皆言神仙鬼神之事貴寵尊盛卒無絲髮之效皆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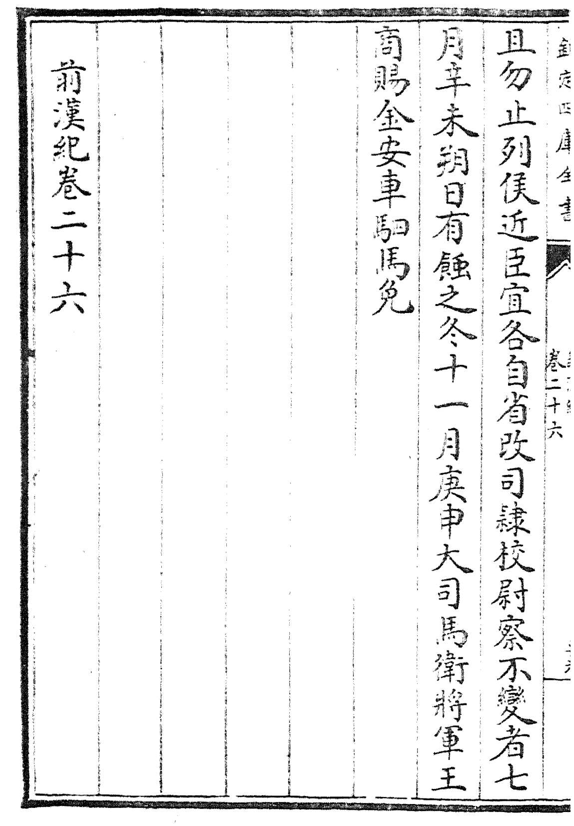
誅往事之迹以揆今性陛下拒絶此類無使姦人有所闚闟上善其言十二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殺陳留太守刼掠吏民自稱將軍謀為大逆徒李譚等共格殺並等皆封為列侯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逐捕汝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大司農賜黄金百斤時上不親政事貴戚驕恣交通賔客藏匿亡命長安中羣輩殺吏

受賕報讐相與探丸為號赤丸殺武吏黑丸斬文吏白丸主治喪城中暮烟起剽刧行者死傷橫道乃選酷吏尹賞等守長安令得以一切便宜從事賞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甃治為槨名曰虎穴乃令吏民舉籍長安中輕俠少年惡子弟無市籍商販不作業而鮮衣盛服者得數百人一日悉掩捕皆刧以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視之十置其一餘悉致之虎穴百人為輩覆以大石數日乃出其死者埋寺垣外為表其姓名百日後令

家得收葬賞所留者皆其魁首或故吏善家子失意隨輕俠者於是舍其罪詭令立功自效者因親用為爪牙由是賊盜止息然道路噓嘻有哀聲矣賞為江夏太守坐殘賊免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大赦天下賜雲陽吏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高年帛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賜如雲陽行幸所過無出田租夏大旱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及未央宮司馬門皆災六月

甲午霸陵園門闕災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昭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方今世俗奢侈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有奢侈逸豫務廣田宅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鍾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度吏民慕效故習以成俗而欲望百姓節儉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宜申勑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



且勿止列侯近臣宜各自省改司隷校尉察不變者七月辛未朔日有蝕之冬十一月庚申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賜金安車駟馬免

前漢紀卷二十六